

爷爷的药寮

□小河

满头是刺儿的牛蒡立在院门口，刺儿头中心有一簇红缨花蕊。等到这簇红缨花蕊干萎后，那些根根独立的刺儿也都硬挺起来——牛蒡的果实就快成熟了。这时，每根刺儿都变成一道道粘附力极强的倒钩，摘下一个远远掷到人身上，便立刻粘住，一整天都不掉。

秋天的太阳火辣辣地晒过一些日子后，水稻青花带白的籽儿便开始泛黄了；牵牛花的籽儿抱在一团挤在薄薄的半透“球衣”里，也变得漆黑起来；车前草直愣愣高翘着的“辫子”上密密麻麻的籽儿也硬实了。这时，我除了寻找蝉蜕，还有了更多的“工作”——收集牵牛子、牛蒡子、车前子。它们都是极为普通的药材，爷爷说不用去买，就靠着平时采集便够用了。

用宽大光滑的芋头叶子包上采集的一大包车前子，我兴冲冲地给爷爷送去。

在爷爷家的院子里，铺满大大小小的圆形簸箕，里面晒着各式各样的药材。有刚从蒸笼里倒出来的黑黢黢的熟地，有还带着金黄粘液的苹果，有圆圆鼓鼓的贝母，有仿佛发霉了一样的僵蚕和蚕沙……一股中药特有的味道弥漫在小院子里。我喜欢每样都抓起来闻一闻再放回去，并且一样一样地问：“爷爷，这是什么药？这有什么用？”爷爷有时候微笑着看着我，有时候看着他的这些药或者他的书。

我去爷爷家的时候，十有八九会看到爷爷在看书，他或默不作声，或低声背诵。爷爷的五个儿媳在背地里取笑爷爷的背书声“长声么么的，像在唱戏”。还有时候爷爷在用毛笔小楷抄药书，他说要把它们全部誊写一遍。他会指着不同书上的字说：“这部是你曾祖父的字。这部是你高祖父的字。”

有人来看病，爷爷把完脉，写完处方，然后就去药楼上抓药了。我跟在爷爷后边上了楼，想帮帮忙。这是一间土楼，在圆木梁椽上用竹子密密麻麻捆扎起来，再在上面铺上厚厚一层泥土层做隔板，就把房子隔成一楼一底了。人走在上面，常掉粉尘下去。

爷爷的药寮就是这样一个小土楼。

从堂屋里侧的竹梯上了楼，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张方桌，桌上有一口大大的铡刀，用来切碎大块或者长而凌乱的草药，旁边是一些凌乱的草药和包药用的旧报纸。方桌上悬挂着一卷白线，一根线从线团里垂下来，轻轻浮荡在窗口吹来的微风中。方桌两旁是三个硕大的中药柜子，抽屉上贴着各种各样的中药名，使得这些柜子像都长了百双眼睛似的。再看梁上墙上，全悬挂着各式各

样的篓子袋子，里面也全是中药。我问爷爷为什么要把它们悬挂起来，那么高，抓药时很不方便。爷爷说是为了防潮，我想也是——土楼湿气很重。

有时候我看看爷爷的处方，然后对照着名字去各个柜子里找药，给爷爷抓来放在他的小秤上，可往往我连一味药也没找到，爷爷就快要把其他的药都抓好了。有时候我不是帮忙而是添乱，我一抓药，爷爷就喊：“错了，错了！哎呀！下去玩！”

爷爷包药，用一张四方的报纸两叠三叠就可以把一大包中药包得妥妥帖帖，再熟练地拉下悬垂着的白线三缠两缠，一个“大粽包”就成了。有时抓药的病人提着药包走上十几里路，回到家它还好好的，一点药粒也不会漏出来。

爷爷在给病人号脉时专注凝神，有时还评断脉象：“脉象虚浮，气血不足……”我站在旁边听着，觉得爷爷真是神。学着爷爷的样子，我捉住自己的手腕，按爷爷说的“寸关尺”脉位，给自己号。玩着玩着便索然无味了。还是爷爷药寮里那些奇奇怪怪的药材有意思，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气息，既独立又混杂。我喜欢它们的味道。

从爷爷一些只言片语里，我知道了药有“四性五味”，配药要忌“十八反”。可我只记得“十八反”里的“巴豆反牵牛”了，因为这是两味我熟悉的中药。爷爷不常给我讲药理，他收了两个学医的徒弟，可在在我看来他们资质平庸，爷爷的两徒弟终是学得半途而废。爷爷一提起这事便摇头，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人都那么急。他说自己快30岁才开始学中医，直到50岁才学得有些眉目。

父亲本来是可以按爷爷的路走的，在他们五弟兄里，父亲识的字最多，也是号脉最准的一个。爷爷出远门时有病人来，就是父亲看的病、出的药方。不曾想父亲因意外早逝，爷爷医学传家的梦想也便破灭了。

以前，太阳好的时候，爷爷的院子里不但晒满了各种药材，还晒满了各种纸张的书籍。大多为医学线装书，毛笔小楷手写体。也有印制的，还有插图，纸张黄而稀透。这些书，爷爷每年都会翻出来在太阳下暴晒几天，说是晒书虫。翻开书页，果真有长须的书虫，跑得溜快的，躲在里面蚕食书页。现在才知道这些家伙叫“衣鱼”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；再后来，我的孩子也快长大了。爷爷的中药还是与我渐行渐远了。因为爷爷老了，病了，去了。

他那贴满毛笔小楷药名的药柜抽屉落满灰尘，再无人打开了吧。

父亲带我去“趁墟”

□钟春鹏

我小时候在小乡村里生活，想买点生活必需品，得等到“趁墟”的日子。

“趁墟”就是“赶集”，是我童年难得出村见世面的机会。各镇“趁墟”的日期都是固定的，良光镇的“墟日”是逢三六九日（即每月农历的初三、初六、初九），笪桥镇的“墟日”是逢二五八日，塘缀镇是逢一四七日，我们村到这三个镇的距离相去无几，时间又正好错开，只要我想去，父亲都会陪我去。

因为日期固定，所以每家每户去“趁墟”都得瞅着日期出发，算作城市里所说的“逛街”了。我们的生活并不宽裕，每次出门前，父亲总会捏着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百十元钱，骑着那辆二十八寸的凤凰牌自行车带着我去镇上。我可对逛街没什么兴趣，只是对镇里的雪糕情有独钟，每次去一定要吃。我们常去的是笪桥镇，因为道路相对比较好，骑车也不会那么累。

“你要吃什么味道的，自己选哟。”每次父亲都会在同一家杂货店，和我说同样的一句话。

我一定会飞奔过去，翻开雪糕柜拿出一支绿色的哈密瓜味的雪糕，是有葡萄干的那一种。我

对着父亲笑问：“爸，你不吃吗？”

父亲总会先慢悠悠地把手里的生抽酱油、花生油和纸巾按顺序整理好，笑着摇摇头。他静静地看着我任性地舔着雪糕，他是不喜欢吃，还是不舍得吃，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
我在墟镇上看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在叫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不绝于耳。逢年过节，“趁墟”是最热闹的，总能在市面上碰到隔壁老王、邻家大妈，父亲老远就和他们打招呼，再聊上好一会儿。

“你又来趁墟啊？”

“系（是）啊！”

“你买了乜野（东西）呀？过年了要买只肥点的鸡哟。”

“我仲（还）有几样‘嘢’（东西）要买，先走了。”

……

那种热闹让我难以忘怀，如今，那个吃着雪糕的男孩长大了。

仲夏到了，走在街上，五花八门的雪糕唤醒了久违的味蕾，我忍不住买下一支哈密瓜味的雪糕，味还是当年那个味，却找不到当年那种快乐了。



枕着蛙声入梦

□卢兆盛

总觉得，田野从春天步入夏天，除了农人外，青蛙应该是最忠实、最虔诚的见证者和陪伴者。

因了青蛙的欢唱，乡间的春夜和夏夜，才变得热闹和生动。

出身于乡间，可以说，我是听着蛙声长大的。

我的老家是一个依山傍水、风景秀丽的小山村。村后，群山高耸，连绵起伏；村前，一条清悠悠的小河蜿蜒流过。小河对岸，是一大片肥沃的稻田。其间，散落着几个长着莲藕的池塘。这些稻田和池塘，便是青蛙们栖身的乐园。

似乎约定好了一样，每年惊蛰刚过不久，夜幕一降临，田野便开始响起蛙声。

其实，这如期而来的蛙声，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密集、齐整，而是随着季节的延伸而逐渐壮阔起来的。

惊蛰过后，几场春雨下过，几天南风吹过，天气慢慢暖和起来。老家的山水田园，春色日趋浓郁，春光愈加明媚。记不清是哪一个夜晚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块水田还是哪一个池塘，突然就传来久违的蛙声。

起初，人们听到的蛙声，只是零零星星、稀稀拉拉的，“呱呱”“呱呱”……怯怯的，小心翼翼的，似乎带着一种试探的意味，仿佛不好意思打破久别重逢的田野和村庄的宁静。

尽管春寒仍未完全消退，人们身上的冬衣还没全部脱掉，但，毕竟到了沉默已久的万物该发声的时候，青蛙们已经从冬眠的长梦中醒来，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了。

而震醒它们的长梦的，自然是那惊蛰的滚滚春雷。

时序过了惊蛰便是春分，春分过后便是清明和谷雨。当节气到了谷雨这个春天最后的驿站，青蛙们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了，开始放开嗓门，蛙声变得越来越响、越来越密了。

在青蛙们欢快的鸣叫声中，夏天翩然而临。稻田里，暮春栽下的禾苗，茁壮成长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翠绿，微风吹过，掀起万顷碧波。再过一段日子，禾苗便到了扬花抽穗的时节，而此时青蛙的鸣叫声，已达到它们歌唱生涯的最高峰。生机勃勃的田野，开始进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美好境界……

从此，老家的每一个夜晚，更加难以宁静下来。这种阵势，至少要延续至早稻收割完那一天。在田野这个广袤的舞台上，青蛙们不知疲倦地演唱着，此起彼伏的响亮的蛙声，汇集成了激昂雄壮的大合唱，夜夜唱至天明……

蛙声的穿透力实在是太强了。每天晚上，蛙鸣的浪潮都穿过深厚的夜幕，浸漫整个村庄，从每家每户敞开的窗口灌入，润泽着每个人的梦乡……

老家的春夜和夏夜，因了这连绵不绝的蛙声而变得更富诗意。蛙声中，感觉自己所做的每一个梦，都是那么温馨，那么美丽，对未来充满了甜蜜的憧憬和诱人的希望……

长大后，离开乡间，到城里读书，谋生。久居于高楼林立的城市，看腻了华丽的霓虹，听厌了无尽的喧嚣，更加想念乡下老家那熟悉而亲切的蛙声。于是，每年的春天和夏天，我都会回到老家，小住一段时日，看蛙，听蛙，夜夜枕着蛙声入眠……

那飘溢着浓郁的泥巴香和稻花香的蛙声，可以说，永远都是治愈游子“思乡病”最寻常而又最有效的药方……